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

宋 阮閱 撰

評論門

杜云爾輩可忘年含悽覺汝賢送爾維舟惜此筵汝與
山東李白好自世俗觀之則為簡傲而實不然亦嘗
有云忘形到爾汝

黃常明

又古栢云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先器識
後文執與浮躁銜露者有異也

同上

古栢云大厦如傾要梁棟萬半回首邱山重此賢者難
進而易退也非其招不往者也 同上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
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為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
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
兼葭霜在鴈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
詩云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 葛常
之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見嘗謁杜
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遇也淮海詩亦
然人戲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子美句但綺麗大勝
爾子美並帶芙蓉本自雙水荇牽風翠帶長退之金
釵半醉坐添春牧之春風十里楊州路誰謂不可入

黃鍾宮邪

黃常明

昌黎云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蘇州送參尉云祇應
傳善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闊之辭然貪饕苟得

污累其親孰若清白之為愈

同上

東坡云少陵詠懷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亦何
愚竊比稷與契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又
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任商鞅法令
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知名不必稱局促
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邱墟願聞第一義
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尚有事在也

碧溪

張藉送區宏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

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又至荆門韓入為博
士崎嶇從羈輪觀其遊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
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藉湜之列何也韓集
有送區宏南歸詩云我遷于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
依希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彛訓或從違我念前人
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繆徽雖有不逮驅騑騑觀此數
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盖有所未至
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貽韋業成志立來頤

願其望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証云

冊即宏也未知孰據爾

丹陽集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椒能
絕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椒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
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為封禪
書則讒諂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
徒有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
靖獨不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

雖不迫責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
文君取酒金亦全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
始其後有譏其諂諛之態死而未已正如捕逐寇盜
先有力者所獲搯其吭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箠

縛耳

黃常明

近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詩句尚
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
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

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心術祈嚮自是
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與飢渴猶已也
何異然常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
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
瀟灑送日月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
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為高也亦非以國無其
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忍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
謁言志大術踈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為下士所笑而

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道既不合時而又不
少低屈皆設疑互荅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
乎中間鋪叙間關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默思失業
徒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一己失得也
禹稷顏子不害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
為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
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
節密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其先後同揆正合乎此

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為諫書余特目此詩為心迹論也

若溪

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箇屠酤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匣子有底有蓋但精心必獲其寶然昔人園柳變鳴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靜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坐爰硯中窺水淺不若花殘徑裡得沉香停杯嗟別久不及對月喜家貧楓林社日鼓不若茆屋午時雞此數

公未始不精心以此知全其實者未易多得

黃常明

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道
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栢子烟中
靜擁衾竹鷄呼我出華胥起覓篝燈擁燎爐各據高
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皆淡中意味非造此景
不能形容也

黃常明

張無盡題武昌陵竹寺云孟宗泣竹笋冬生豈是青青
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負幽明語雖淺

直然當於理樂天有餘霞散成綺別葉乍辭風等語
麗矣不過於嘲風雪弄花鳥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求
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得願天子知若溪
顏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鍾嶸詩
品乃記湯惠休云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與
本傳不同又稱延之嘗薄惠休制作以為委巷中歌
謠耳豈湯休因為延之所薄遂有芙蓉錯鏤之語故

史取以文飾之邪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
吾輩與叅寮如巧嬾織錦耳取況亦類此淵明所以
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譽巧拙之間也

黃常明

永叔以昌黎比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
望韓公吳季野以方賈誼荅云俯仰繆恩方自慊慊
君將比洛陽人皆憤然不平如惡無鹽唐突而宋景
文贈文忠詩有才如夢得今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
即開門當之二公何抑揚之異也

同上

子美夜宴左氏莊檢書燒燭短燭正不宜觀書檢閱時
暫可也退之短檠二尺便且光可謂燈窻人中語猶
有未便燈不籠則損目不宜勤且久山谷夜堂朱墨
小燈籠可謂善矣而虛堂非夜久所宜子瞻推門入
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憎親燈火儒生酸態盡
矣同上

張籍嘗移書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愈亦有云我
昔實愚蠢不能降色辭余謂此乃書生常態昔常見

太中爐亭議題紛喧闐然其後有二生坐是鳴鼓豈
直議禮家為聚訟哉聖俞謝永叔惠酒云貽詩語且
橫既醉論益堅曾不究世務閑氣爭古先誠有之也

同上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退之贈崔
補闕云早生得塗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皆繆承
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語遂使阿諛姦佞用以藉口
以是知凡造意立言不可不豫為天下來世慮

恐石溪

西清詩話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
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
語吾當祇以樂死豈復更有悶邪

同上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
不襪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之過
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同上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一至

六

詳校官侍郎_臣劉躍雲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姜士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一

宋阮閱撰

評論門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
斗杓東潏潏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
甲事春農鄧溫伯云晨曦潏潏上簾櫳金屋熙熙歌
吹中桃臉似知官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
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下日將西花添漏鼓三聲

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貺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
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玉宸
朝皆佳作也余觀定詣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
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
領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
渡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
晴暉散入鳳凰樓一桁珠簾不上鉤漢殿聞簪雙彩
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

簾鉤漸好風閒繞闌干
掐花樹春痕已着半梢紅
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
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

習熟耶

丹陽集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
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
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
杜而末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
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

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
雞羣之句則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
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
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
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闈更詠
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
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
祇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詣姚秘監

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太傅嘗稱之
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所稱
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
艷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
鎖通宵啟玉扃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
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焰平宴罷南端天欲
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

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
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
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
一人之手蓋格調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
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恭云春煖
仙萼初霍靡日斜芝蓋尚徘徊鄭毅夫云水光翠繞
九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皆典實富艷有餘若作清
癯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雖有能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之鼎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色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

窮而炙愈出錯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
若滌腸而浣骨是知文公之詩蓋得於義山者為多
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着地
秋聲不斷鴈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
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
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
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棻詩思在灞橋風雪中

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游於埃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投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朱元章賦詩絕倫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

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奪佳山川長
瀾四隘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
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
露照水百怪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旱澤決雲
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薦復起抱石明
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
畦逕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
之可到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
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
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
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覩襲元窻
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覩衆鬼之窻皆難事而無本勇
往無不敢盖作文以氣為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
亦是意乎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臣拜洗兩

朝厭荷情幹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鐵擺俱可忒
沒邏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
鐵擺言嵩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
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踐行三匹裂密賜十貔
狸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閣人匹裂
小木罌貔狸其形如鼠而大狄人以為珍饌二詩可
作對故表而出之

孟郊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

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
籠皆是窮感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
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
以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
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辯杏有
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
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

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
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
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
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
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
所論殆一轍矣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
嘗省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

寬犯顏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為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笭簖社瓮欲熟浮蛆香輕蓑浙澁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曲似未到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況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稿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托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美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

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托訴也而作詩
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
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
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
紲之苦不能易雕章續句之樂歟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
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
此詩竟莫定何人所作也

俱同上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二

宋 阮 閱 撰

評論門

或問鄭絳相國近有詩否答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
子上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載絳雖有詩名本無廊
廟之望及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
渴於攘却絳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
時病率此類愚謂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令作詩也

岩溪

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矯之者行
以其妻貪淫黷貨至藉俠士李陽以懼之樽在臨海
其婢納女巫之賂為百姓撾登聞鼓其絕口蓋有由
然如子美張籍皆兒散寫乞錢書太白頻將三十萬
盡付酒家錢岑參間君耐相訪正有牀頭錢小杜清
貧長欠一杯錢東坡滿江風月不論錢山谷青山好
去坐無錢曾不害諸公之高也

孟郊詩最淡且古坡謂有如食蟭蟥竟日嚼空螯退之
論數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為天葩吐奇芬豈勉
所長而諱所短耶抑亦東野古淡自足而不待學歟
並同上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
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
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捲青山巫峽
雨烟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

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玉筯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
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愁
人訝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爾
當以前篇為正後篇誠未工也

丹陽集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
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
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

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
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
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
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同上

少游贈坡詩云節毛零落毡餐雪辨舌縱橫印佩金語
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
隨家難此詩正類此

黃常明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

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
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為藏經記
云傳於世或以為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為笑
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謬妄如
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稿云
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涇自為清
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陽秋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輕以難名者告人遂使庸夫俗
子妄意其間酤坊茗肆適以污累之謫仙云但得酒
中趣勿為醒者傳此理信然和靖招靈魄云百千幽
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東坡云此味只憂兒輩
覺逢人休道北牕涼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
次知使子猷知此必鉗其喙也

碧溪

老杜畏人有云門徑從榛草無心待馬蹄又直須上番
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將遺物離人矣答嚴八乃

云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蹄又有草萊無
徑欲教鋤亦如厭就成都卜而云憑將百錢卜漂泊
問君平自智者觀之則為游戲篇章得失自在俗士
拘泥則全不相應也東坡答林塘云古今正自同歲
月何必書游香積山又云尋幽恐不繼書版記歲月
蕭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閒曠之致子惠基嘗謂所
親曰婚嫁畢當歸老舊廬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無
感別婚嫁竟為俗務牽退之云如今便可爾何用畢

婚嫁

杜茅屋為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
不動安如山於乎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
受凍死亦足白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衆
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袴成百姓
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
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

皆伊尹自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
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
為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憫
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易失於不
思樂天疑優或人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
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
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心蓋賢
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拾薪採栢舖糒不給
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
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
花潭北莊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言
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竹筴斜寒魚依密藻宿鷺
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
誰復見幽深則乞樹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
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

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
酒重相看王錄事送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
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
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
避成都之亂入梓客閭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
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鶩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
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
都則曰為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及
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叅謀復歸草堂則曰不
忍竟捨此復來雞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踈則
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彷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
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
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
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
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

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禽獸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葛常之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牕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葢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

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即今老舊無新句尚有廬山病可師愛其詩如是也

丹陽集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居第遇盜死於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為當朝恥遂下詔募捕竟得賊始得張宴者王承宗所

遣訾珣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於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考夢得為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寄於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韻語
陽秋

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着辟
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
館來人士膾炙以為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
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
先生應是壓風雷着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
尊半酣書破青烟痕參差翠柳擺不落筆頭驚怖黏
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
鋪却雙繒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話二詩殆未易甲

乙也 同上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三

宋 阮 閱 撰

評論門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
可擬哉客有謂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
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
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
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

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
元失照杜云更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
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
坤一腐儒後山則曰乾坤着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
後山則曰寒城着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曰
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
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
見此古壘洗者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

其筆下又何以足病公

丹陽集

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

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同上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為平仄所牽則為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沈寥為寥沈是為平仄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沈工夫大是也又以汎瀾為瀾汎是為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在

淚瀾汎是也

韻語陽秋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大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鋟肌滌骨氷瑩霞綯嘉穀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若不癰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邵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蒞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響觀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俞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寄喻鳬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如

送俞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
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贈喻鳧又云才
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稱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樹
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又云牕接停猿樹巖飛浴鶴
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鳳城
送伍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
春其語言重叠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
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牕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義行

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高適觀

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製慷慨變毛髮

韻語陽秋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謝如梧蘭年至二

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

何遙知暮景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

祥如此豈神明者先受之耶

丹陽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從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

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閭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悞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業關長其視前作愧矣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珣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珣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

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鵷鷺忽相隨臘雪新晴
栢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詩紫
微晴雪帶恩光遶仗偏隨鴛鴦行長信月留寧避曉
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翺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
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
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
類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
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倘能取唐人語而掇入
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
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
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
掇取而用之乃云睡深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
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厮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

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荆公嘗有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上燕臺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則未見有出也荆公答曰韓集鬪雞聯句孟郊云受恩慚始隗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戶稅擾庚桑以

為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為的對然庚亦是數
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
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
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
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晚
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愧夕郎題鳳來前句
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

丹陽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

詩云白髮三千丈綠愁似個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縹
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
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而銀山堆
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
之云山空響筦絃盧同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
之云小山為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同上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

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
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

欲如此

葛常之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
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
杜萬荳詩云兩旬不甲拆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
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
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閒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

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
異始可與言詩矣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
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
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
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
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
地為馬則悞矣

並同上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
積栽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氎淨香飯稻畦成豈用

是耶

丹陽集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
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
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羹子舊使人以為疑余考地
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作越上亦無傷也
韻語陽秋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
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殆非悠悠者可
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
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
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
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
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同上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四

宗 阮 閱 撰

評史門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傷勸其取金陵史
稱薛璩李臺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
永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
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
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

秦漢却似天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
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
旄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
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宋中丞薦白啟云遇永
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述懷意以收拭其過爾孔
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
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
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

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黃常明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傭錢獻羨餘怨聲
係路致有衡州之敗觀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
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
有答竇鞏中丞詩云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亦可
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
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

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
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
腐夫閹人而誣置人於死地楚忍為之乎甘露野史
乃言尚賴舊相令狐楚獨為辯明若以史為證則野
史之言未必公也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
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
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謫故牧之

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悞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鵬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紛白晝驚千古鐵鎖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考之李石雖

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宗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令牧之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后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慚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

疑矣

唐太和末閹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惟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跣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官後乃圖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

乘羣官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
先五日舉事遂成甘露之禍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
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
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
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
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
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
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禮去

從維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
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
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大夫於
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禍故牧之
之詩如此於乎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
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
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懼士良輩遂加以奸兇之目
而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息

哉家藏甘露野史三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特
相矛盾甘露野史之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為
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之出於朝
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
朱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
同余故表而出之

葛常之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
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

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歿要之死焉得不
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
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
可許之死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
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驅之於後為三良者
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
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
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

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
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
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
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
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死而
遠就虜疑遠畏死而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韓愈嘗
有言曰遠倘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

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
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
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
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壘想英
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
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指縱
之喻盡之矣他人豈容議耶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濕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恬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濕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母終回曾子車素綆銀牀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

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舞疎竒功遂不成是
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
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
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他客與俱而太子
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
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慨之於義雖
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楊子云荆軻
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

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漢文欲輕利而反重義者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
或又咎帝短喪為傷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為已損
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
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
帝遺詔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荊公
詩云輕刑死人衆短喪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
能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似誣文

帝也 俱同上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五

宋 阮 閱 撰

評史門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
中自誅褒姒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
誅褒姒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曲文其過非至公
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
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

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
聖明天子事景陽赴井是何人

丹陽集

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碑領幽州求諶為
別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
瘁此秋棘言諶棄已而就匹碑也厥後琨命箕淡攻
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碑
繼為匹碑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贈
諶云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煉鋼化為繞

指柔其詩托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
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
力詆蓋薰猶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
淮陽王為己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
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忠實亦少
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
也何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荊公詩云京房

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畧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倘取其心而畧其迹則善矣

韻語陽秋

張祐觀狄梁公傳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虎口活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陵王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

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
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弔為賀之計
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
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
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
授五龍夾之以飛於乎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
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
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

載為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為
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
抵牾耶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
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
者懷强者畏克融廷奏皆不敢桀黷烈之盛一時無
與比肩者惟李義山指為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
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

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為聖臣則可謂裴度為聖相其可哉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詩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

為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
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並同上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間得詔震汗不
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使之訣使者許
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
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
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
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宣史之誤歟

丹陽

集

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帝有天
下已十二年當思耆艾賢德與共維持獨專意猛士
何哉豈馬上三尺嫚罵未易遽革邪治道終以霸雜
蓋有由然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
年下詔曰與天下之賢豪士大夫同安緝之余謂播
告之辭乃秉筆代言非若耳熱之歌乃中心所欲也

許汜不為陳元龍所禮嘗與劉備稱之備曰君有國士
名望無救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來何緣當與君
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
耶然介甫屢用之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
遲讀蜀志曰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又
有遊西霞庵云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豈非力欲
轉此一重案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

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於雪見爺背面啼
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
見妻兒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則有晒藥能無婦應門
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
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
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
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中時矣

葛常之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歡
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為刺史王涯以資
淺為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
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
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
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
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於會昌之
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

之貶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
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韻語陽秋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非虎非羆所獲霸
王之輔於是東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與俱歸此司
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谿見呂尚釣鉤得玉璜刻曰
姬受命呂佐撿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書太傅之說
也太公釣於茲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
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魴次得鯉剗腹得書書

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而司馬遷乃擴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脩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也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

時何異斯川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
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握掌中莫道
直鉤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為傾商政一以
為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韻語陽秋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携袴中兒杵臼及程嬰
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袴中
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
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后世耶晉世家之

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朔殺趙括等朔同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議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

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楊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旨也王荊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鄒魯後於子獨先覺又云懦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楊雄又云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沂頽波討得源又云子雲生平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亦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淺易之說

與公矛盾矣

同上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六

宋 阮 閱 撰

評史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爾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此乎

賈生謫長沙傳渡湘水為賦以弔之所遭之時雖與
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
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
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為不極
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為文帝不能用者乃有鉛
刀為鋸幹棄周鼎寶康瓠語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
陽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
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耶

葛常之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至
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
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羲之
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
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
之渙之却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
茂之華平桓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
獻之謝琨卞迪卓髦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

華者謝藤王儼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
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渾一象安復覺彭殤
而義之序乃以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
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
時義之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
寥閒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
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
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

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詞寡以
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
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有會稽太守蔣
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
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謂
獻之等發也葛常之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携妓之
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珣支

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冕與呂謂等鑑
湖聯句有興衰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
也本傳又云安石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
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游
餘杭東西岩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携縹緲人
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
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
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載建康事迹云

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携謝妓長笑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闕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也陳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劬經始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同上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

唐書本傳謂上䟽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䟽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飢詔蠲租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與同列上䟽言狀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䟽上䟽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

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
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
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瞞銷縮推沮疊疊百餘
言皆叙其敬慕之意其後實出為華州又有書云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為
實所讒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
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仇又

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
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任文未揃
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無
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
永正行以快任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要為世稱荒
郡僻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為懲
則知陽山之貶任文之力而劉李下石為多非為李
實所讒也

葛常之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峒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

西幸偃夜追及鄴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
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
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
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
也稽之於傳與序無有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
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筆談
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
舊詩之闕忘者乎

同上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為公
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
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
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安肯出此哉故其
詩曰欲助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
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
為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謀詐令人從
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

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為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羣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日媿蕭公

丹陽集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拔殿

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
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聲
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
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傳游藝用事故盧照
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
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
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奸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
足以污尚方之劍乎宋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瀕

死危言悟帝聽殿檻不脩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
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東之啟其謀桓彥範任其事敬暉
崔元暉袁恕已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祚
誠為社稷之奇勲然尚有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
三思彥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
為三思方烝亂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為苟誅
三思必不利於已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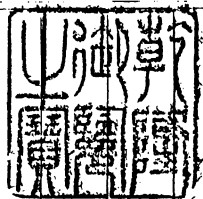
之禍實自取之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薛李昶先事僅能言留禍啟臨淄敗謀豈非天

高祖大風之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爾武帝秋風詞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戀嫪於一女子其

視高祖豈不媿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

而見耶

並同上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侍郎

臣

劉躍雲

主事銜

臣

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

臣

沈清藻

謄錄監生

臣

姜士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七

宋 阮 閱 撰

評史門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遣信行脩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淵明
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
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
載王褒買便了為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淚下

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
少陵紫桑之罪人哉葛常之

建安七子惟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焰蓋世
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輸作而不
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
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為故人輸作左校瀕於死公
幹嘗有贈徒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
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於操哉

末篇又托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
則不以聖明待曹操矣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
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為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
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救之獲免故
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
戲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

臯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
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鄭虔受安祿山偽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
因善畫祈於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冓
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
公懷直道也需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
乎當是愛私之言爾八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染
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漿蓋傷之也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為友也如張鑑之於陸贄崔廓之於李謙是已魯直云逐貧不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盖有來處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

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不
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謁韋臯於蜀
郡暢感韋之遇已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
於履平地

郎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眠胡牀居官清
操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携歸
故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檠唯向天竺山取
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

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
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
居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於
乎泉石膏肓人士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
風流罪過也耶

君子為小人誣讒則其詩怨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
朱晝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懷陵得蛟龍猶
泥蟠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

其詩昌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妬佳月篇云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潔白支頤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俱同上

康節三皇吟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終有先天永後天作法極微難着迹收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功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五帝吟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雍容

一作容衣裳

垂處威儀盛玉帛脩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

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升明類日中

三王吟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孱德所能居

能一作宜夏商

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

天無意不成需請觀仁義為心者肯作人間淺丈夫

意一作應請
觀一作詳知

五伯吟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劍戟

園中活

園一作林

公道貨財心裏歸雖則餽羊能愛禮奈

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內歎息唯聞一仲尼
七國吟當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固不聽肯為破齊
存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未為怪白日殺
人奚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嬴秦吟轟轟七國正爭籌利害相摩未便休比至一雄
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橫流三千賓客方成夢百二山
河又變秋謾說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封侯

西漢吟秦破山河舊戰場豈期民復見耕桑九千來里
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剝喪既而遭莽卓經營殊
不念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城復何由更有隍

三國吟桓桓鼎峙震雷音絕唱高踪沒處尋蕭鼓一方
情味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狠石寧無意飲馬黃
河徒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良金

西晉吟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題品人才
憑雅謂雌黃時事用風流有刀難割公閭腹無木可

泉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笑浪悠悠

十六國吟溥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敝
時多蟣蝨瓜當爛處足虫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
何嘗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

南北朝吟云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絕往還偏霸
尚存前典憲小康猶見舊衣冠

一作
遼

洛陽雅望稱崔

浩江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年能並轡謾將形勢互

為言

有隋吟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螻蟻人民
貪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征遼意思糜荒服泛汴情
懷厭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有唐吟天生神武真中央不爾羣凶未易攘正觀若無
風凜凜開元安有氣揚揚凭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
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渾一事難成往道彌光

五代吟自從唐季墜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
憑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脫未旦小

星猶有光五十三年更八姓始知掃蕩待真王

我宋吟二首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

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

次園林盡管絃

盡一作亦

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

高眠又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

才中遁迹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

未嘗經亂離

一作聞鼓聲

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更

無之

按卽氏間見錄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

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伯溫竊疑未嘗經亂離為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輩行自知之

張南軒采菊亭詩引曰陶靖節人品甚高晉宋諸人所未易及讀其詩可見胸次灑落八牕玲瓏豈野馬遊塵所能棲集前建安丞張君精力未衰即掛冠家於瀏陽有年矣葺小園為亭而南山來求予名予名之曰采菊亭取靖節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嗚呼靖節興寄深遠特可為識者道耳詩曰陶公千載

人高標跨餘子豈無濟時念斂蔭獨知止歸來卧衡
門無愠復何喜九日天氣佳東籬擷芳葢舉頭見南
山佳處政在此地偏心則遠意得道豈否張侯謝銀
艾築室娛燕几小亭才尋丈景物自新美頗聞方瞳
清亦復強步履不妨數登臨倚杖看雲起高詠悠然
篇飛鴻送千里

文集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為
諫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

蘇張異者心正爾或以東坡之論為不然余讀鄭公
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
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
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
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
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
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
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苔溪漁隱

曰余觀諫論殆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也

詩話總龜後集卷十七